确定减少当今核危险的合作行动

UNIDIR NUCLEAR DIALOGUE SERIES

裁研所对话的结论

2020年7月，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启动了关于核裁军、核威慑和战略军备控制的非正式对话。本文件呈现了裁研所对话的主要主张、结论和建议。其中一些观点并不新鲜，但在对话中却显得更加重要；其他观点则开拓了新领域。它们都为思考当今的核问题以及重建成功解决核问题所需的全球合作惯例提供了一种方法。本文件中列出的所有行动并非都可以同时进行，读者——就像对话的参与者一样——对于哪些行动是最重要的或哪些行动的时机现已成熟，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总之，本文件中呈现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愿景和诸多要素，可据此制定一个加强全球合作，减少当今核危险的议程。

各国之间合作行动的重要性

为什么?

裁研所对话的核心内容是当今突出的三大核挑战：巩固不使用核武器；重新调整战略军备控制，以减少核威慑的风险并促成核裁军；以及重振核裁军努力。全球和不同地区的国家之间开展合作行动，对于应对这些挑战并以此来减少当今日益严重的核危险至关重要。合作行动必不可少，因为单靠一个国家的行动无法应对这些挑战。此外，虽然核裁军责任最重的是有核国家，但责任并不完全由它们承担。尽管核政策官员和专家之间存在明显分歧，但他们也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和观点，尤其是在减少当今严峻的核危险方面。

需要采取哪些行动?

要开展合作行动，就需要相互承认这一事实：不能简单地将国家和个人归类或划入“阵营”（例如威慑者与解除武装者）；所有利益攸关方必须避开过度简化和淡化他人观点的陷阱。

如果认识到伦理和道德并不是任何一种观点的专属范畴，就更有可能采取合作行动：对核裁军的道德要求的信念与对在仍然需要核威慑的情况下进行威慑的道德要求的信念之间存在矛盾。

同样需要的是加大努力，以期超越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官员和专家之间的分歧。

在开展合作行动的过程中，各国应在原有军备控制和裁军架构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但也应超越原有架构。本文件将讨论相关方法。

要开展减少核危险的合作行动，将需要制定一个总体议程，从这里列出的许多行动中确定优先行动，以缓解更迫在眉睫的、日益严重的危险，把握新出现的机会，并将初步成功转化为持续成功。

巩固不使用核武器

为什么?

核禁忌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危险。鉴于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日益恶化，以及一些国家重新评估有限使用核武器的可控性和后果，相比过去几十年，当今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已经越来越大。部署新军事技术（从更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到常规精确打击系统）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对传统核威慑关系的不确定影响，以及太空和网络空间领域军事竞争的加剧，大大增加了常规冲突导致核威慑崩溃的危险。即使在注意力重新转移到国家间竞争的危险上之时，也必须持续关注非国家行为者获取和使用核装置的危险性。

需要采取哪些行动?

继2021年6月拜登总统和普京总统（以及后来的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重申里根–戈尔巴乔夫的原则，即核战争打不赢，也决不能打之后，所有核武国家都应该发表类似的声明。其中一种方式是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承认的五个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在第十次审议大会上发表多边声明，将有助于加强不使用核武器的规范。或者，如果审议大会再次推迟，“五核国进程”中的核武器国家可以自行发表这样的声明。

俄罗斯联邦、美利坚合众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应确定它们可以共同采取的步骤，以落实上述申明，并对当前的理论和计划进行协调一致的调整。为此，这些行为体必须加强双边对话（包括军方之间的接触），并应探讨如何减少由于误解、误判和失误而导致核威慑无意中崩溃的风险，从而避免非预期的冲突升级。

中国和美国也应该确定这样的步骤。为此，中美两国应启动双边官方和半官方对话，也是为了减少核威慑无意中崩溃的风险。两国还应探讨双边承诺不首先进行战略攻击可能带来的价值：“不首先进行战略攻击”（包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首先使用其他战略能力）。

根据里根–戈尔巴乔夫原则，其他有核国家应确定它们在调整当前的理论、规划和为可能的有限使用核武器所做准备方面能做出什么贡献。

核武器国家应以其他方式表明其对核克制的承诺，包括不在其安全理论和政治言论中强调核武器的作用；避免制造核威胁；确保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原则在其核目标中得到体现；并重申只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才会考虑使用核武器。

核武器国家应宣布将试图探索各种条件，包括通过与盟国协商，并可以在这些条件下作出可信和明确的承诺，即在最终消除核武器之前，核武器的唯一目的是威慑其他核武器。

《不扩散条约》五个核武器国家（“五核国”）在讨论减少核风险时，应就其现将采取的减少风险具体措施（例如，不对核指挥和控制系统进行网络探测或攻击）达成协议并公开宣布。

核武器国家和其他未加入《不扩散条约》的有核国家应启动核对话，重点是减少风险以及所有核武器国家的共同责任。

《禁止核武器条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应确认其对该条约目标的支持，即减少核武器的作用、防止核灾难和推动建立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

所有国家都应在政治和军事上保持克制，包括承诺不使用武力来推进领土主权诉求或实现政权更迭，并应合作减少常规冲突的风险，因为常规冲突仍然是最有可能导致核对抗的途径。

所有国家应保持并加强合作，防止非国家行为者使用核武器或简易核装置，包括有效落实包括和平用途和军用裂变材料的实物安全，执行联合国第1540号决议，并确保对核武器的控制。

重新调整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军备控制

为什么?

战略军备控制可以通过减少依赖核威慑和战略竞争的风险来加强国家、地区和全球安全。军备控制进程也可以增进相互理解。但是，战略军备控制需要在二十一世纪进行重新调整。它需要在俄美双边关系之外进行调整和推行。它还需要扩大范围，以解决日益影响核武器的一整套令人关切的能力，包括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常规精确打击系统、反空间和进攻性网络能力，以及人工智能。重新调整后的战略军备控制还需要利用更全面的军备控制相关选项的工具箱，以反映各国之间的战略不对称和不同观点。必要时，此类进程需要让拥有或正在部署相关能力、能够影响核武器国家之间危机和冲突的无核武器国家作为正式参与者参与进来。将受到未来军备控制倡议影响的核武器国家的盟友同样需要加入这一进程。此外，鉴于核武器国家之间在多个领域的竞争可能导致核威慑失效，军备控制的目的应该是限制危险行为，以及限制数量、部署和能力。

需要采取哪些行动?

在2021年1月关于将《新裁武条约》延长五年的决定以及2021年7月开始的新战略稳定会谈的基础上，俄罗斯联邦和美国应保持和加强对话，以了解并解决双方的全部战略关切。它们应寻求就未来的军备控制行动达成协议，以减轻竞争压力；增强两国战略关系的稳定性；不仅要合作评估遗留能力，而且还要评估新的军事技术以及核以外新领域的活动对稳定的影响（以及减轻这些影响的选项）；以及减少、限制或以其他方式制约能力。

中国和美国应启动战略对话，明确双方的战略观点和关切，并探索潜在的共同利益领域。最初的对话可以富有成效地侧重于双方对战略稳定及其要求的看法，以及如何减少对彼此意图和计划的不确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产生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议程，侧重于确定减轻竞争压力的合作行动以及减少、限制或以其他方式制约令人关切的能力的措施。

即使在寻求这种双边接触的同时，也应在三边、地区和多边层面推进更具包容性的讨论——无论是在现有的论坛上，还是在可能出现的新论坛上进行讨论。

采取以上讨论的各类核限制措施——特别包括核武器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在谈论核武器的作用、重要性和好处时的克制——可能有助于在国内外创造一个更有利于探索新军备控制倡议的政治氛围。

所有核武器国家应继续暂停核试验（同时寻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

应在欧洲范围内加强地区风险减少和军备控制的参与，包括北约–美国和俄罗斯军方之间的对话，以及努力重振欧洲内部的安全论坛。

在东北亚地区，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日本、韩国、俄罗斯联邦和美国应该重振六方会谈，既要解决朝鲜半岛的核危险，又要将其作为一个论坛，在六方之间启动更广泛的安全对话。

印度和巴基斯坦双边，以及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一起，应该探索在南亚推进建立信任的机会。

东南亚国家应重新与有核国家合作，解决与《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议定书（包括消极安全保证）有关的分歧。

东南亚地区内外的国家都应该借鉴联合国关于中东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新进程，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各国最好通过裁军谈判会议的多边谈判，就裂变材料谈判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作为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有形基石。

鉴于无核国家明确的能力和权益，以及这些国家的参与对有意义的克制的重要性，无核国家需要参与谈判和实施未来的军备控制协议，以规范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活动，以及减轻新的先进常规军事技术所固有的风险（例如，规管高超音速打击系统）。

核武器国家应利用战略军备控制的作用，不仅将其作为稳定威慑关系的手段，而且作为促成未来裁军进展的因素，包括有意识地采取军备控制措施，通过改变理论、态势和政策来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帮助建立核裁军的基石。

重振核裁军努力

为什么?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一再赞同建立无核武器世界这一目标。国家这样做有许多原因，而且这些原因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认识到核威慑的不确定性和失败模式，包括最终因使用核武器而发生核灾难的有限可能性；使用核武器对人类安全影响的担忧；以及在核裁军方面取得进展的重要性，以确保全球成功实现核武器不扩散的最关键基石——《不扩散条约》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对于有核国家来说，赞同无核武器世界这一目标在不同程度上也隐含地反映了其对自身核困境的认识：部分地依赖那些一旦在全面核战争中使用就会摧毁自身的武器来保障安全。要重振核裁军努力，需要沿着三条相互关联的途径采取平行行动，有时在一条途径上的成功前景要大于另一条途径：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通过减少无核武器世界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强无核武器世界的吸引力；以及改变对核武器的必要性、效用、合法性和可接受性的思考。

需要采取哪些行动?

要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就要求核武器国家以上面讨论的方式采取联合行动，扭转理论和计划的转变，即认为有限使用核武器不会升级到比使用核武器之前的冲突的破坏性大得多的程度。

“五核国”应寻求就核责任守则达成协议，包括核克制的原则和承诺，以及重申致力于实现核裁军。

各国应采取合作行动，减少无核武器世界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包括通过国际努力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核查基石；界定无核武器世界的具体内容，包括（尤其是）澄清允许和不允许的活动；改善常规政治军事对抗；以及建立对遵守相关条约的信心。

即使在寻求国际社会就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步骤和途径达成共识的同时，所有国家都应寻求并采取务实的步骤来实现这一目标，并始终询问与核有关的决定使世界各国更接近还是更远离一个无核武器世界。

所有国家都应促进对话，以超越有可能使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努力陷入瘫痪的持续分歧。这包括有核国家之间、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禁止核武器条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就依赖核威慑的不确定性、风险、伦理和道德问题进行对话。

所有国家都应支持持续和加紧努力，加强关于核威慑和核裁军的公众教育、宣传、参与和讨论，以确保进行知情的辩论。

所有国家都应行动起来，为这一辩论带来新的、更多样化的声音。

为了改变思维以推进核裁军，领导人、官员和公众，特别是有核国家的领导人、官员和公众，不仅应从特定国家公民的角度看待问题，而且应作为全球公民看待问题，特别是当评估关切所有国家安全的核危险、持续管理这些危险的不确定性、以及与无核武器世界的风险相比依赖核威慑所面临的风险等问题时。

实施恢复信任措施

为什么?

采取针对特定的不信任轴心的恢复信任措施——例如在“五核国”之间、在拥有核武器的各方之间以及在《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之间的不信任——是在应对上述三项挑战（巩固不使用核武器；重新调整战略军备控制，以减少核威慑的风险并促成核裁军；以及重振核裁军努力）方面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这些措施可以作为第一步，推动采取合作行动，改变不同社区之间的合作习惯。考虑到这一点，即将举行的双边、多国和多边会议（如国家元首级首脑会议、《不扩散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或《禁止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一次会议）应被部分视为就这些措施达成协议的机会窗口。

需要采取哪些行动?

俄罗斯和美国宣布就涉及两国的一整套军备控制问题进行谈判，并在总统一级支持中美恢复战略对话，以缓和两国日益敌对的关系，将是改善这两种关系的第一步。

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还应在第十次审议大会上就《不扩散条约》2025年审议大会争取实现的一套有限的裁军相关目标达成协议。

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应探索并利用可能产生的新的互补机制来恢复它们之间的信任，包括在新的核裁军核查问题政府专家组内、在为核裁军进程创造环境内，以及在新的联合国裁军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内进行合作。

《禁止核武器条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应把重点放在避免使用核武器和恢复对无核武器世界的追求这一共同目标上，同时处理它们之间的分歧，以便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取得进展。

联合国关于中东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新进程应该受到欢迎和支持。

在进行上文提议的重点更突出的军备控制对话时，有关国家应优先确定可单方面或同时实施的实际可行步骤，作为恢复信任的措施。

下文所列对话参与者已同意支持本文件的愿景，支持本文件对迫切需要重新开展对话与合作以减少核危险的强调，以及支持合作行动的总体议程，但不一定支持本文件提出的所有建议。他们是以个人身份表达支持，与他们的专业背景无关。对话参与者按国籍列出，只是为了表明对话的广泛性。

参与者

Nobumasa Akiyama
日本

Andrey Baklitskiy
俄罗斯联邦

Fan Jishe
中国

Karim Haggag
埃及

Rebecca Hersman
美国

Alexander Kmentt
奥地利

Ulrich Kühn
德国

Patricia Lewis
爱尔兰

Gaukhar Mukhatzhanova
哈萨克斯坦

Marty Natalegawa
印度尼西亚

Tanya Ogilvie-White
新西兰

George Perkovich
美国

Brad Roberts
美国

Sergey Rogov
俄罗斯联邦

Joan Rohlfing
美国

Manpreet Sethi
印度

Rakesh Sood
印度

Kristin Ven Bruusgaard
挪威

Margot Wallström
瑞典

Tong Zhao
中国

共同召集人

John Borrie 新西兰　**Lewis A. Dunn** 美国　**Renata Dwan** 爱尔兰　**Robin Geiss** 德国　**James Revill** 英国　**Wilfred Wan** 美国

关于联合国裁军研究所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是联合国内部一个自愿资助的独立机构。作为全世界为数不多的专注于裁军领域的政策研究所之一，裁研所致力于创造知识并促进裁军和安全相关的对话与行动。总部设在日内瓦，裁研所协助国际社会研发实际且创新的想法，以寻求解决重要安全问题的方案。

www.unidir.org　@unidirgeneva　@UNIDIR　un_disarmresearch

裁研所. 2021. 确定减少当今核危险的合作行动.
日内瓦: 裁研所, https://doi.org/10.37559/WMD/21/DDAC/03
© 裁研所 2021. 设计: www.kathleenmorf.ch　插图: © iStockphoto.com/Rodyka